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臧季善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所具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由月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

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記室太祖為司空召為軍

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媾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

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臣又為子章取賁違異女皆禮辟策弟權雖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之限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恨意不

自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

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田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此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

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縮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縮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延道所以為者縮寤延誅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拍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

**抑道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

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無匿張勝貨池改故之變張勝有故於不迎母寵遂反而加恩貸也肥音切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

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似是之言莫不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母又不信頃吏又有人告之毋乃投杼而起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夫

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

緒信所變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齊賈見薄之決計東翻

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盟運推而行之想暢本

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蒙

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

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

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

伐者大夫閔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

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

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

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餘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非相侵肌膚者所割損

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謂彭復往明曉

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

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

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

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備自

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非有

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濼祖了切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

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

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

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

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子孟談陰見韓魏之

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陸

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

出便易姓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

書

日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志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

日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

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

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

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

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

豹益兵蒲坂塞臨晉信過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

迎信信遂虞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

無以威脅重敵入重威重也言以然有所恐恐書無益

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

耳昔淮南信合六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

出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

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將王元說囂曰

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九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宋三夫不

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怒表益酒與

殺表盡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比日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  
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  
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  
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  
陀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  
賜融璽綬為涼川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  
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  
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  
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  
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  
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黃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

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為効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

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

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絲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

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傳曰

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皆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



晉亦書我鄭鄭使伯獨行成晉人願仁君及孤虛心回

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毛詩曰哀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我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周濯鱗清流飛翼矣衢良時在茲勗之也

易曰牽復吉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

五月十八日太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

曰願言思子杜預左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

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道造百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

異說各彈碁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

有所出彈碁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

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高談娛心

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射以巾角拂碁子也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土旅食于門

謂未得正祿所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

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谷

必哀莊子仲尼曰余頌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

卿書曰則長逝者冤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向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躰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鞋賓紀時景嵐方皆異物也

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暖眾果具繁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老子曰道

勞如何云遠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曰聖

人自愛 丕白

### 與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大

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

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

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源更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

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

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

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雍門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著中論二十餘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

曰通古今之變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瑣與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

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躰弱謂之躰弱也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明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

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臨之矣遂命

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

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

子曰後生可畏焉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

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鄗書

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

曰政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  
與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求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

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  
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  
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呼  
吸以於邑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  
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

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  
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詭之繇即送之

大子與  
繇書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  
比德於玉毛詩曰

顛顛昂昂如圭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  
棘

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  
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

之名價越萬金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  
得玉經尺不知其王也弃之

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  
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有稱疇昔流聲  
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將來孔子家語曰  
流聲後裔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  
晉荀息請

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  
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

遂襲虞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節屬義通乎至德竊見玉

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璧純潔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  
逸

玉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側  
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具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談文曰抃拊手也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子文子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縣在鄴城太

李陵詩曰行行且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

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

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嘉

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

賦益曠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揚德祖書二首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馬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人優 曹子建

在冀州表 紹記室岐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

紫如霜露 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

師尚父時 惟鷹揚 偉長擅名於青士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

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士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

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 德璉南頓人也近

故曰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

抱荆山之玉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

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

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弥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絃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 韓詩外傳蓋

舉千里所持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

者六期爾 司馬長卿同風壁畫畫虎不成反為狗也 東觀漢記曰馬

効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 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 列子曰伯牙善鼓

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 荀子曰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 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我惡者是吾師也 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 僕自以才不過 若人辭不

為也 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若此之人也 敬禮謂僕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

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

媛于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爾雅曰美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戰國策

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鳴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藝

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擗

居綺切利病說文曰詞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說使終身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祖立而議於稷

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畧曰齊有稷

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

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可無息乎毛萇詩傳人各有好尚蘭匡昌待蓀蕙之芳

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

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死能尚居者自咸池空莖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

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小小所著辭賦一

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轍之歌有應風雅漢

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

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轍之歌班固集曰擊轍相林亦

足樂也 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

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

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

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勳力一心四

流惠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

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來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畧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

之密座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詩

曰彌然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



海經曰州穴之山有鳥名曰鳳謂蕭曹不足倚衛霍不

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

高漸離歌於市已過屠門而大嚼慈躍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當斯之時願

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

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食

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

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

之樂哉然首不我與曜靈急節焉截廣雅曰耀靈日也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

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

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人參人是因其季葉

曰唐叔故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

維六龍於扶桑又曰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

以拂目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

濛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懷戀

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

風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曠

歌可令憲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

節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

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為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

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

曰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

君子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

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

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君子者所以有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

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

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願足下勉之而已

矣適對嘉譽君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夫

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

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 荅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來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遷迤也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眾山之遷迤也

也况介丘乎下句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

蓋季重自况也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

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莫猗頓之富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

孳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至乃麻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幸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

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池而行觴

楚辭曰坐堂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既威儀

十七

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戰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

請處囊中耳使送早得處囊中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無馮諼爰爰三窟之功漢書曰淮南王折節於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問

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

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薛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

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

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市義孟

嘗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子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

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友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宗廟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  
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  
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凡此數者乃質  
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惰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

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

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也君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仲父仲丘也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載清醕又曰嘉肴脾臆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

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

者之觀寶濞鄙心秦箏發徵八迭奏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又曰二

八齊容起鄭舞填蕭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

靈鼓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比懽肅慎

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陳惠公賔之有隼

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

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

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

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伯有賦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被然洋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千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

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

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廻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

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廻車毛詩曰雖无德與女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式歌且舞式作式者非

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武助也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後狻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不勝見恤中則與勝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謹附遺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璉白即者不遺獲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之。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

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

書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

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

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勦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啓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甚鉅為鉤，荊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曰：汝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德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故使

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殖綺錯，羽爵飛騰。

曰：瑤漿蜜勺，賈羽觴。芳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嘏爵。鄭玄曰：今文滕多作騰。牙曠高

徽義渠哀激，侯杜預曰：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當此之時，仲

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漢書曰：灌夫字仲孺，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

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

士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侯遵露醉時突入見，遵母頭白曰：當對尚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傾交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諸君為主人口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  
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  
僕夫具有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  
曰獨耿介而不隨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毛詩曰明發不寐

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

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

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

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

曰京臺高臺也方皇火澤也因白不悉璩白

公羊傳注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璉

璩自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有匪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

又曰雖則如雲匪我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後進見拔

思存闐音因闐音都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

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復復皆鷹揚虎視

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有萬里之望溥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

枝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南

子曰卓然獨立塊然處禮記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

子夏曰吾離群索居亦已久矣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

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

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耻義未

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

窮巷以席為門然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

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李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

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誦誦又曰陳遵字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遇寡婦悲風起於閨闥

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表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

已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有似周黨之過閔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

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之首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

時大旱七年前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剌之

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

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

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黃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荀靜無徵効明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

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昔夏禹

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

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

紆音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沛說苑曰湯之時

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

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德為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

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齋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在氏乃大至齋音麗

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大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

而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

響音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曾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其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

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風伯掃途

兩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

止又曰至止

蕭蕭又曰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

為此春酒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扶寸者脩味踰

口不能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道遥陂塘之上吟詠苑音柳之下淮南子曰禹

彼柳斯毛詩曰苑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紉秋

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一緣稱妙何其樂哉子列

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鶴

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鉞芳餌加以

詹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

翁時人也土發曰蝓蠖詹何之倫然便嬛即蝓蠖也

雖仲尼志味於虞韶楚人流逝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班嗣之書信

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連與滿公琰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

不虛矣漢書曰相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瀆洛困於置壁晏子春秋曰

子之宅近市秋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

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昔伊尹輟耕郢惲投竿思致

君於有虞濼然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聘之置器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

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郢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汝都隱

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

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

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軍容

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丹

水所出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曾楚之富

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前者邑人念弟

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小徒有飢寒駮奔之勞尚書曰侯河之清人

壽幾何李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且官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

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九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

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

西之遊越人之射耳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

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

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率賴先君之靈免負擔

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朗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孝經曰立身行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

玄曰遊浮也  
不可用之言  
郊牧之田  
宜以為意  
爾雅曰邑外曰廣開

士字吾將老焉  
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  
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  
爾雅曰夏為朱明  
相見在近故不復

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